

香港 即时

即时：东南亚诈骗禁錮案，香港受害者擅中英文被盯上，没特定民事法申请赔偿

“他们不一定是‘贪心’、‘愚蠢’，受害人可以是任何人。我们应该同情这些受害者，避免Blame the victims。”



卫星拍摄到的苗瓦迪KK园区。图：Google Maps



李慧筠 (+)

端传媒记者 李慧筠、特约撰稿人 叶家润、实习记者 郑敏婷、尹宝盈 发自新加坡 | 2022-08-24

非牟利机构希望枝子旗下的项目“停止人口贩运”，今日（24日）表示接获两名被困或曾困缅甸的香港受害人，录音讲述被骗到东南亚，辗转被卖及求助的经历。（编按：相关录音并未能提供完整事件纪录，端传媒亦正向各官方部门查询。）

据录音所述，其中一名受害人John（化名）为30岁男子。他称一名数年前认识、身处泰国的前同事邀请他到当地游玩，此前因疫情未成行，“打算去玩两星期再回港，但这几星期就出事。”他指自己乘飞机至曼谷，转车至泰缅边境城市Mae Sot（湄索）。一晚，朋友说召车外出吃饭，但车辆途中“走错路”西行到边境，途中被武装分子要胁过河至缅甸。

他被困在缅甸3个月，园区中有保安持枪，试过在类似方舱的隔离仓中，被反锁禁锢5至6日，有人会将饭食送入仓内。他目睹有人逃走但不成功，中枪后被抬回园区，加上身处位置特殊，“走会中枪、危险。走这个选择不可行。”

John指自己的身份证和护照都被收，须做电骗工作；交赎金可以离开，若没交，就有机会被卖至第二个园区，赎金会因手续费等会再加费。如不愿工作会被再卖至第3、第4个园区，赎金会再增加。他指，不同公司做不同工作，如网上诈骗、赌场App等等。

求助无门，只能交赎金才获释

“道德上、身体上都有问题，心情很反复。我一定是不想做（电骗等工作）；压力也很大，这边钱行先，你开不到数或无法达标，有机会被转至其他地方，其他地方的（环境）条件可能差这边10倍。”John说。

John称曾向入境处求助，惟对方未能及时提供协助。

翻查资料，8月18日，保安局指联同警务处和入境处成立“专责小组”，为受害人提供协助。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曾呼吁，除致电入境处的求助热线，受害人亦可使用入境处應用程式拨打网络电话；如果网络数据微弱，可以填写求助表格，如不清楚目前所在地点则可拍下照片，上传至网上表格。

相关协助方式引起社会争议。据不同报导引述，受害人其人身自由受限制，难以使用手机甚至上网。但这些受害人基于工作需要，须使用WhatsApp等通讯软件，他们曾表示如政府设立网上即时通讯专线，会更方便求助。8月20日，入境处新增WhatsApp求助热线51908909，让受害人与“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”联系。

“迟一天，这边的人危险一天。”他认为Whatsapp专线有一定帮助，“无理由叫人填表，不太合理。如果我

影到相、拍片给你、填到表格，我应该不用你救我。”

另一名安全回港的男受害人阿Dee（化名），今年30岁，他早前见到Facebook招聘广告，招请香港人到泰国做广告、写字楼工作，声称有5万港元底薪及佣金。他与对方联系后，对方指到当地工作可获3个月签证，届时可以回港。他指对方安排迅速，很快拿到机票和签证，乘飞机到曼谷后，甫落地就乘坐对方安排的专车。然而，途中有武装分子胁持车辆，一行人过境至缅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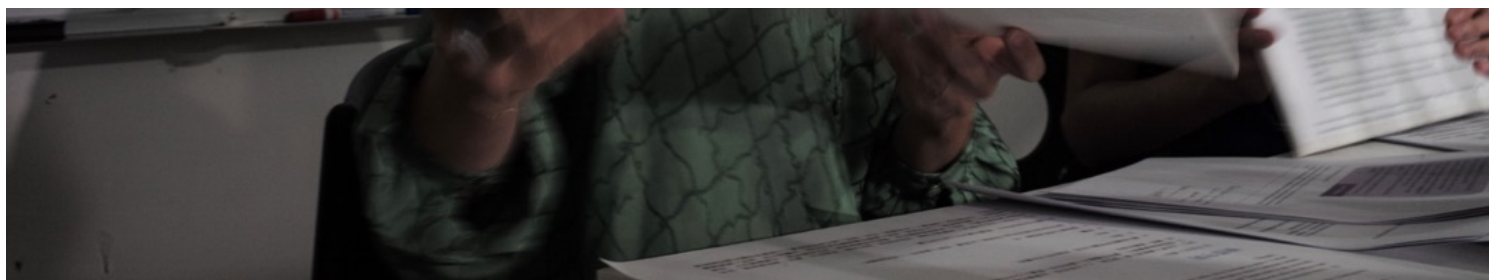
他指，车上还有1名中国女子以及3名泰国女子。“上车劫持的人有枪、有刀，硬住头皮都被他们食住（威胁），你当刻无法跳车。”他形容抵达的园区如同小城市，他困在其中，被告知须做电骗工作，每天工作12小时，每个月有底薪。他当时认为工作犯法，不欲服从，一心想要离开。

对方要他交付赎金换取自由。他曾向当地政府、中国驻缅甸大使馆、香港警方求助，但最终是靠家人帮忙交付赎金离开。最初两天，他未提出交付赎金，被困在房中，一日只获一餐饭食，没有食水提供；至第三日对方得知他筹到赎金，每天有至少三餐饭食。

“他绑架我收取费用，把我偷渡到缅甸，这一定是经历了人口贩运”。他希望Facebook监管有关的招聘广告，“见到新闻很多人被绑后（的遭遇）很不人道，不是很多人像我好运。”

端传媒向警方查询，过去5年香港人被骗至东南亚或其他地方的求助个案数字及趋势，然而警方的回复并没有细分本地及非本地求助个案，只提供包括在香港境内的整体求助数字。根据警方数字，2020年接获网上求职骗案为236宗，2021年为1063宗，2022年上半年为1625宗，呈明显上升趋势。另外，2020年接获网上情缘骗案为905宗，2021年为1659宗，2022年上半年为793宗。





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及守护尊严中心创办人何珮芝（中）和希望枝子“停止人口贩运”项目经理黄筱媛（右）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受害人没有特定民事法申请赔偿

希望枝子“停止人口贩运”项目经理黄筱媛表示，作为支援人口贩运受害人机构，相当关切港人被贩运至东南亚的情况。她观察到人口贩子针对贩运年轻、受教育的香港人到东南亚工作，他们擅英文和中文，熟习以电脑工作，能够从事电骗。她提到政府在2022年1月已收到类似求助，“如果政府较早前向香港公众揭露电骗公司的手法，能够预防更多案件发生。”

“不幸的是，因为疫情而衍生的香港贫困和失业问题，令受害人的处境更为脆弱，容易受骗，有时令他们失去戒备。”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及守护尊严中心创办人何珮芝说，“我们希望强调，他们不一定是‘贪心’、‘愚蠢’，受害人可以是任何人。我们应该同情这些受害者，避免Blame the victims。”

黄筱媛重申希望公众认清事件有“人口贩运”的特质，“受害者的经历不单只诱骗这么简单，”如人身自由受限、被逼从事不自愿的工作，甚至旅行被掳走，情况比“诱骗”更严峻，人口贩子逼使受害人劳动、从中赚取利益，人口贩运的框架适用于最近的东南亚骗案。

“以往香港的人口贩运事件，多数发生在外籍人士社群、或东南亚人士等等，包括性工作和被掳拐等故事，我们一直有听到，”何珮芝补充，“香港受害者可能较少数，但今次事件严重性惊人，挟持者有枪有刀，香港（本地）事件较少出现这种暴力程度。”

“政府部门都用‘诈骗’、‘卖猪仔’等字眼形容事件，其实并非不对的。”她说，“但为何想把事情拉回‘人口贩运’？政府拘捕相关人士，我们对于拘捕迅速感到高兴，但我们担心日后的检控是不是可以反映到事件的严重性？”

她指目前政府以诈骗角度起诉被捕者，但如涉事者明知道被转运人士人身安全将严重受威胁、失去自由，仍然做相关行为，“他们做的就不只诈骗简单，其实会触犯人口贩运。”

在香港，政府有“香港打击贩运人口及加强保障外籍家庭佣工行动计划”，亦于2015年在入境处引入“识别

贩运人口受害人机制”。警务处及后把机制陆续延伸全部份警区，海关亦已推行。若一个人在被贩运过程触犯法例，又在机制下被识别为受害人，根据目前指引不应受检控；受害人亦可得到政府保障和援助。不过何佩芝认为，从法律角度而言，这个机制非法定，保障程度有限制。一直以来，他们接触的受害人亦会因此犹豫是否要报案。

另一方面，黄筱媛指，目前法规针对在港的人口贩运，尤其是家庭佣工，但对于处理本地人被贩运的法规，暂时未见太多进展。

何佩芝表示，因为香港未有打击人口贩运的法例，受害人没有特定民事法申请赔偿；参考外地法例，如欧洲、美国、澳大利亚，甚至中国大陆，受害者可以申请到民事赔偿。“香港不是没有，但不是直接因人口贩运而获赔，要循不同的人身伤害、侵权法等寻求赔偿，例如证实被非法禁锢、殴打、欺诈。”但她提醒，受害人难以证实对方曾殴打自己，部分贩运中介人亦未有直接牵涉上述刑事罪行，受害人变相难以循民事法控告中介人。

他们希望趁今次事件可与政府共同合作，尽快就人口贩运立法，让受害人获刑事免责权，订立机制打击相关罪行。

目前共39港人求助，多属求职诈骗、1宗属网恋

截至2022年8月24日，香港保安局共接获39名受害人求助，有多一名身处缅甸的港人确认安全。23日，局方指38名受害人求助中，21人仍遭禁锢；17人确认安全，其中12人已回港。被禁锢的21人中，11人身处缅甸，另外10人身处柬埔寨。局方表示38宗个案中，1宗属网上情缘骗案，其余均涉及求职骗案。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，暂时没有接获旅客在当地被带走的求助个案。

目前，警方以串谋诈骗罪拘捕7人，年龄介乎17岁至51岁，当中有3人被控以串谋欺诈罪，被捕人士现正还押候讯。警方称，被捕的7人属同一诈骗集团，骨干成员为一名23岁的护理课程大专男学生及一名30岁无业男子，两人主要负责控制手下招揽受害人，并安排机票供他们前往相关地区。而一名被落案起诉的27岁女子，涉嫌在社交平台发布相关求职诈骗的帖文，称可提供底薪10万元人民币（约11万港元），于泰国及缅甸担任网络销售工作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早于2022年1月，保安局就收到相关求助。截至4月，局方共收到5人求助，最早的于去年9月离开香港。直至8月多间香港传媒报导，事件才引起大众关注。

8月16日，网媒Channel C报导两名被困缅甸的香港人，他们首先被朋友讹骗到泰国旅游，后被绑架到缅甸，被逼从事金融诈骗工作。其中，一名受害人抵达泰国机场后，连同行李被车接走，当时他向朋友再三确认，心中不虞有诈。惟途中不断转车，当他开始起疑时，车子已驶过泰国边境、进入缅甸；另一名受害

人更被3、4名持枪的人截停车辆，然后被掳至缅甸。

在缅甸，两人每日被逼工作10多小时，每星期工作6日半。诈骗集团提供诈骗指引，要求他们先套取受骗人资料，再培养感情成为好友，继而游说对方投资和汇钱。一名受害人表示，若他工作无法达标，便会被送去缅甸北部，到黑市买卖器官。

同日，星岛日报报导一名被网上情人骗至缅甸、患有轻度智障的28岁男子。3年前，他透过社交媒体Instagram认识一名女子并成为情侣。今年7月中，他被诱骗至泰国会见情人，之后被人掳至缅甸，辗转4次被带到不同地方。他指几乎每日都遭受虐待，曾被围殴、电击、被铁链锁着，甚至连大小便也要就地解决。被禁锢逾一个月后，他因家人支付赎金而获释。

8月17日，香港01访问3名被转卖至缅甸不同营区的港人。受害人指每个营区均有持枪军人驻守，他们被要求交赎金才可离开。每被转卖一次，赎金便会增加，由1万美金（约7.8万港元）增至4万美金（约30万港元）。他们身处的营区位于缅甸克伦邦苗瓦迪（Myawaddy）——泰缅边境地区、由地方民族军阀控制的水沟谷经济特区。而其中一名受害人被转卖至被指为人口贩运终点站的“KK园区”。

“KK园区”的主脑为柬埔寨籍华人余智江（She Zhijiang）、后改名“唐伦凯”（Tang Kriang Kai）。他透过在香港注册的公司“亚太国际控股”，于缅甸经营旅游、博彩等生意，在2012年及2021年分别被中国政府和国际刑警通缉。8月13日，他被泰国警方以涉嫌营运非法跨境赌博被捕，将被引渡回中国受审。

8月21日，有线新闻访问一位被困在缅甸园区的港人。他指自己于6月在泰国旅行途中被掳，曾辗转被安排在泰国边境城市、缅甸工作。他指园区有多间公司，每天都看到有人因工作表现不佳被罚做仰卧起坐、掌上压；也有人在楼梯被手铐扣住，任由其在梯间便溺，重则殴打和电击。

同日，民建联亦指收到被禁锢港人家属求助。受害人为中年男子，7月因受招聘广告吸引，出发前往泰国后却被掳至“KK园区”。他提出赔钱离开不果，每天被逼工作10多小时，若表现不佳会被罚减粮食。受害人也提到最近园区因外界关注，命他们暂停工作。

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克勤引述家属指，受害人仍能以电话通讯，但透露有懂中文的人监听。在受害人情绪不稳时，园区曾派香港人安抚他；他又指曾目睹台湾人试图逃跑被打至头破血流。

警方于同日记者会曾表示，受害人的基本人身安全不是大问题，可能是想逃走时遭掌掴，未有资料显示他们遭长期、系统性的身体伤害。对此，立法会议员周浩鼎回应指，受害人通话时被监控，“不能单凭（受害人）与家人简单对话就判断其安全或不安全，希望有关部门最好去当地见他们或亲自接他们回来。”



2022年8月21日，民建联指收到被禁锢港人家属求助，立法会议员陈克勤和周浩鼎等举行记者会，讲述求助个案的详情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保安局、警方、外交部驻港公署、大使馆怎样回应和处理事件？

8月18日，香港媒体报导港人被禁锢消息翌日，保安局表示极度关注港人遭诱骗，及禁锢在东南亚等国从事非法工作。香港警方亦联同入境处在机场登机柜位向游客派发单张，提醒注意旅游安全和求职骗案。23日，副局长卓孝业指如果市民遇到困难，可向中国驻当地使领馆或香港驻曼谷经贸办求助。

外交部驻港公署亦曾回应，指会全力维护海外香港人的安全和合法权益，会与入境处“协助在外港人小组”、外交部领保中心、驻有关国家使馆沟通。

多位受害人都曾以不同渠道求助。警方曾回复Channel C表示，受访的两个个案均由家属报案，分别报称失联和绑架，被列作“求警调查”，并交由不同警区的重案组接手。

而接受有线电视访问的受害人指，曾向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求助，但大使馆以“不是身处在境内”为由拒绝协助。当他向中国驻缅甸大使馆求助，馆方则叫他自行找方法逃走。他另外表示，曾在8月17日收到警方回复指会有“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”（俗称O记）警员联络，并会将事件转介专责小组；惟至8月20日，

他仍未收到相关回复，“我也不知应该找谁。”

受害人返港的路并不顺遂。接续两天，[香港01](#)和[明报](#)分别报导，被困缅甸的一名男受害人曾经尝试买机票逃回香港，但在机场被告知因未预订香港的检疫酒店，不能登机而被逼滞留泰国。他因此被诈骗集团带到缅甸，遭受禁锢。

这位受害人最初因受高薪、包机票、包食宿的招聘广告吸引，于7月前往泰国。他及后透过父母向警方及卫生署求助，希望可让他获豁免回港，稍后再作检疫安排。不过，当时卫生署指事件须交由警方作处理。最终，他们未有收到卫生署的回复，受害人亦在其时被掳至缅甸。卓孝业曾回应指未掌握到相关情况，及后又表示，如受害人安全回港，会提供特别检疫处所。

针对政府的援助方式，不少受害人指受懂中文的人监视，建议求助专线提供多种语言，减低风险。截至8月23日，入境处专线收到280多宗求助，只有4宗与禁锢事件相关，其余则为一般查询，或要求索取表格、查问办事处地址及开放时间等。

集团趋向招揽懂英语人士，有港硕士生曾被勒索

在缅甸，缅北、泰缅边境城市大其力（Tachileik）和苗瓦迪（Myawaddy）三地是诈骗公司集中地，“KK园区”正位于苗瓦迪。

网络诈骗起源于电信诈骗，90年代的台湾金光党在中国大陆设立机房，致电行骗台湾人，后来则转而诈骗大陆人。由于2009年两岸签订司法互助协议，诈骗公司转移至东南亚继续“业务”。不过，中国反诈行动令诈骗行业在中国大陆的利润减少，集团逐渐扩展至印度、美国、欧洲等地市场。电骗模式也慢慢转变为虚拟货币、情感诈骗（俗称“杀猪盘”）等等。

原本，网上博彩和诈骗行业也以华人劳工为主要劳动力。不过，中国及后因疫情限制公民出入境，以及大规模劝返电骗劳工回国自首，集团失去大量人手，目标于是转向招揽其他地方的劳工，应对国际市场。

早前，全球反诈骗组织（Global Anti Scam Org，GASO）[受访](#)指，收到5名香港人求助。组织表示，集团以往诈骗的对象即美国及加拿大华人，他们开始熟识电骗的诈骗手段，所以集团开始向懂得英文的香港人、新加坡人、非洲人等下手，开拓英语市场。不过，整体而言，香港和新加坡的基本薪资较大陆、台湾高，电骗集团难以高薪吸引港人到东南亚打工，所以受害人数目相对仍然较少。

目前，我们对被禁锢港人的背景和个人资料所知不多。警方曾透露，求助个案中有32男4女，年龄介乎19至57岁，大多从事基层工作或无业，部分人有案底或黑社会背景。他们疑因生活所逼，被招聘广告提及的高薪工作吸引，远赴东南亚。

端传媒正向警方查询，最新求助个案的背景细节，包括原先从事的职业种类、到埗后被逼从事的工种；被禁锢的时期，有多少人曾遭暴力对待；多少人被要求交付赎金，相关金额大约为多少等。

另外，以7月一宗港人曾被禁锢于柬埔寨的个案为例，事主为30岁的外地硕士毕业生，他回港后一年未能找到工作，一直以散工（零工、临时工）维生。今年年初，他看到有社交平台帖文招聘柬埔寨赌场荷官，声称月薪可达20万港元，无须工作经验。他及后对家人谎称离港做管理工作，一周后飞抵柬埔寨。但是，他到埗后发现真正工作为从事网恋诈骗，他拒绝后被恐吓，须支付5万美金才可离开。受害人及后透过家人报案和向当地领事馆求助，最终成功回港。



2022年8月18日，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联同警务处及入境处代表会见传媒，回应港人被诱骗到东南亚事件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组织倡就人口贩运立法，政府指目前相关条文足够

在香港人疑被贩运至东南亚事件曝光前，香港早已出现人口贩运的争议，大多涉及移工在港被强逼劳动、性侵等个案。根据香港世界宣明会定义，人口贩运以强逼受害者进行劳动、性交易或器官卖买的现代奴役方式。贩运者为谋取暴利，以强迫、拐带或欺骗等手段，剥削受害者的个人权益及人身自由，形式包括抵

债劳动、强制劳役、性贩卖等。

早前，美国国务院发表的《2022年美国贩运人口报告》（下称报告）将香港列为第二级别监察名单（Tier 2 Watch List），与印尼同级，仅次于阿富汗和柬埔寨，又表示香港并未完全达消除贩运人口的最低标准，但遭港府强烈反对。港府指，在港的贩运人口现象“从来不是普遍存在”，并没有迹象显示香港是贩运的目的地或中转站，又称当局一直积极打击贩运人口及加强对家庭雇工的保障。

事实上，香港已是连续三年被列入第二级别监察名单。2020的报告中，提及在过去五年，人口贩运者在香港剥削大陆、印度、菲律宾等东南亚地区的受害者。部分受害人循法律申诉、寻求协助不果。

2016年，一名巴基斯坦男子称遭贩运到香港工作并遭雇主残酷对待，向政府部门求助无门后，入禀高等法院寻求司法覆核。当时，该名男子在一审胜诉，政府相关部门被裁定未能履行《香港人权法案》订明的责任。其后港府上诉得直，法官当时解释该人权法案范围并不涵盖至人口贩运，故政府无相关责任，男子其后上诉至终审法院亦被驳回。

今年4月，一名在港英籍雇主以“按摩”为由，侵犯外佣并被裁定非礼罪成。该名外佣表示香港警方未有充分就她“人口贩运受害人”的身份作调查，作出司法覆核，获判胜诉。法官当时判定，警方忽略人口贩运调查背后，反映香港现有法例未有针对强制劳役行为。

同样，今年报告提及香港对人口贩运的立法问题，指港府未有就贩运行为颁布独立法例、将其定作刑事罪行，对受害人识别程序的执行力度亦不足。港府回应报告，重申香港现时有逾50条针对各种贩运行为的法律条文，认为与其他具单一人口贩运法例的地方相比，并无不足。